



5月,风和日丽,芬芳旖旎。我漫步在绿茵葱茏的明城墙遗址公园,顺着缕缕阳光寻找着5月的清香。此时的北京,行人个个戴上了口罩,核酸采样点前排起了长队,这让我不由得挂念起同在疫情中的上海和上海的朋友们。

雍容大方。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,和蔼可亲的笑容,高贵优雅的气质。之后,我采访她的专访文章在报社和杂志上都刊发后,我给她寄去了两份报纸和杂志。没想到很快她就给我回信了,当时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,很快给她回了一封信,向她真诚地致谢。

挂念上海

人的一生匆匆,有多少个5月可以相逢,又有多少过往令人牵挂?

没过多久,在雪片似的读者来信中,发现我的一封上海来信,当我一眼看到俞丽拿那漂亮清秀的字迹时,心里很激动,急忙打开信读起来:“杜君你好!与你相识很高兴,没想到你这么理解我的事业,深表感谢。我喜欢你的文章,文笔流畅,也喜欢你的性格,真诚善良。这辈子我就缺个妹妹,今后你就做我的妹妹吧。姐妹相处,真诚相待。”我高兴极了,即刻回信称呼改为“丽拿姐您好!”自此姐妹相称,不曾改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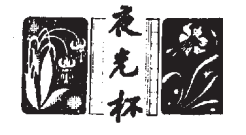
6年前的那个5月,鲜花盛开鸟语花香的季节,我撰写的第九本书《琥珀色的格但斯克》新书发布会在上海举行。那天一大早,嘉宾和朋友们穿过拥挤的上海街区,来到位于徐汇区建国西路618号浓荫掩映华丽低调的花园洋房,波兰共和国驻上海总领事馆,为我的新书传播带来浓浓的喜庆气氛。著名小提琴演奏家、音乐教育家俞丽拿是我30多年的朋友,我们相处亲如姐妹。那天早晨她亲自驾车到场祝贺。朋友们的鼓励支持,令我感动,至今难忘。

从那以后,我常常收到这位远在黄浦江畔姐妹的来信,字里行间总是充满关心和鼓励。也就是从那时起,我只要出差去上海,繁华的南京西路上俞丽拿家那套老式木地板的住宅,也就成了我的家。俞丽拿告诉我,无论从哪里来到上海的游人,大多数都要到南京路步行街逛逛。我逛南京路、淮海路、城隍庙、新天地“轧

回想34年前那个阳光明媚的春天。我第一次采访著名小提琴家俞丽拿,她高高的个子,白皙的皮肤,一头黑色波浪卷发,

还是在从前12月份,萌发了一个计划,写写上海版的兄弟姐妹。彼时,江宪举办了她的个人摄影展。一个名律师玩摄影玩到了多次办展,当是美谈。不过开展日最高光时刻,江宪有意让给了九十七岁高龄母亲携江家的合影。兄弟姐妹五人,除小弟在澳大利亚,都来了。这是江家的传统。长兄江宁,是中科院微生物学专家,文理通达,从北京专程而来;二哥江宏是著名山水画家,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和美术的理论家,但是他说他,大哥江宁是他传统文化的启蒙老师。

俞丽拿告诉我,无论从哪里来到上海的游人,大多数都要到南京路步行街逛逛。我逛南京路、淮海路、城隍庙、新天地“轧



疫情期,下馆子成了极奢侈的事情,窝家里,便学着自已下厨。

还是在前年12月份,萌发了一个计划,写写上海版的兄弟姐妹。彼时,江宪举办了她的个人摄影展。一个名律师玩摄影玩到了多次办展,当是美谈。不过开展日最高光时刻,江宪有意让给了九十七岁高龄母亲携江家的合影。兄弟姐妹五人,除小弟在澳大利亚,都来了。这是江家的传统。长兄江宁,是中科院微生物学专家,文理通达,从北京专程而来;二哥江宏是著名山水画家,也是中国传统文学和美术的理论家,但是他说他,大哥江宁是他传统文化的启蒙老师。

烹饪真是学问,譬如调味就很讲究。加热前调味,须将原料放在盐、料酒、酱油、糖、醋、葱、姜等调成的汁中腌制,或结合上浆挂糊加入一些调味品;加热后调味,有的是一样一样地加,有的是兑好调味料一次加入锅中。一样一样加的调料,也一定要按前后次序。

真是奇妙,中西方各有道理,却都说得通。有的讲究口感,有的关切人事,可见上菜这么细碎的事,也都是和而不同。

打电话跟朋友唠叨这些讲究,朋友说做菜也是田忌赛马,排兵布阵,次序很重要。“你以为就做菜时的大汗淋漓吗?上菜更讲究呐。”朋友在电话里说。

当然,寻常人家的家常菜,三两个人,四菜一汤足够,何按次序。譬如,鲁迅在世最后几年在上海的日常饮食,弟弟周建人每周六来吃饭,晚饭照例由许广平烧几道广东菜,炖只鸡,有螃蟹的时节总要吃蟹。按周建人夫人王蕴如的说法:“兄弟俩总要吃一盘酒有说有笑。晚饭后上楼吃点心,吃水果。一边喝茶,一边聊天。谈谈天下大事,风土人情,也谈小时候绍兴的事。谈到有趣的地方就哈哈大笑。”

想起在《国宴与家宴》里,王定一描述小妹宣一痴迷烹饪,不只细心做菜,更注重菜肴的选取以及上菜的顺序,再好吃的浓味大菜,连上三道,也倒足人的胃口。王宣一母亲来自浙江海宁宁家门望族,这份讲究是三至五代人熏养出来的,要将整桌的菜单列出,从酒品到头抬、主菜:海鲜、飞禽、走兽、素食,无不各按位序。王定一说:“浓味的主菜后,必辅以清淡的小菜或清汤,让口舌稍息,品一口淡酒,再上下一道大菜。”

这种寻常吃法,没有次序,但另有讲究,无关食物味道,更贴人情。许寿裳说,许广平每餐必亲手端到书房里,每样都用小碟盛着,往往是简单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茼蒿,鱼或鸡之类也混放在碟里。虽然简单,但许先生放在小碟里的,鸡肉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,鱼肉也是鱼身上最好的部分。

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,另有一种归纳法:咸的应先上,清淡的该后上;味浓的应先上,味薄的该后上;无汤的应先上,有汤的该后上。这位讲究品味的随园主人,在后面道出了原因。原来天下本来存有五味,不可单用咸味来概括它。想到客人吃饱后,脾胃疲困,要用辣味去刺激它;考虑到客人酒喝多了,肠胃疲弱,就要用酸、甜味去醒酒提神。

待客人走后,鲁迅会伏案写作到很晚,甚或通宵。到了夜半,也难免要叫许广平预备宵夜。最简易时,往往就是一碗蛋炒饭,鲁迅喜欢放些葱,蛋要照绍兴农家做法,炒得老些。

袁枚在《随园食单》里,另有一种归纳法:咸的应先上,清淡的该后上;味浓的应先上,味薄的该后上;无汤的应先上,有汤的该后上。这位讲究品味的随园主人,在后面道出了原因。原来天下本来存有五味,不可单用咸味来概括它。想到客人吃饱后,脾胃疲困,要用辣味去刺激它;考虑到客人酒喝多了,肠胃疲弱,就要用酸、甜味去醒酒提神。

我还喜欢一种说法,是哲人卢梭讲的。他说自己若是成了富人,该有什么饭局。按哲学家的想法,倘若有钱了,饭局就不必讲究礼仪,也不讲究排场。客人们成群结队,一边唱着歌,一边享受丰盛食物。上菜不分先后,只要胃口好,何必讲究客套。在这诚挚而亲密的气氛中,人们互相逗趣,互相戏谑,但又不涉鄙俚,没有虚情假意,没有约束。

朋友过去曾有幸聆听粤菜大家江献珠讲授粤式习俗,原来,老辈人上菜,除了既有次序,也另有讲究。譬如,请达官贵人吃饭,要预想到他们一定是忙人,好不容易拜神入座,不易吃到席终,就可能提前告退。一桌好菜,说不定吃不到两三道就离席。为了表示对贵客的尊敬,就会把所有好的菜都摆在前头。至于本有的各种惯例,也只能退居次要。

自然,在吃喝玩乐这件事情上,哲学家的话也实在不能当真。

后来,真在书里看到这些说法,只是另有对比。原来西餐与中餐不同,要先喝汤,再吃鱼,然后吃味浓的肉类。譬如

自然,在吃喝玩乐这件事情上,哲学家的话也实在不能当真。

至于学问钻研,为人谦恭,更是同一条轨迹,可以追溯到他们的祖父陆澹安,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。

有一个家庭出了一个文化大家,已经是光宗耀祖了,他们还是兄弟连,姐弟档,还有先人之明灯。上海这样的兄弟姐妹,不少。在我看来,他们就是“上海制造”。

我请教过沈嘉禄。几年前,“沈嘉禄、沈嘉禄兄弟水墨小品展”开展,我外行看热闹,却看到了“画外影”。活动现场,沈家门排场强大,主持人是沈嘉禄的儿子和沈嘉荣的女儿——沈家兄弟情谊传了下去。后来在沈嘉禄的新书中,沈嘉荣插图,写序者沈贻伟,是浙江传媒学院教授,获得过华表奖和“五个一工程”奖。最重要的身份,他是沈嘉禄的二

的记忆中,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,他常常到上海开会出差,经常下榻位于闹市区的延安饭店。每次父亲从上海回来都要为我和弟弟带回礼物,少儿图书、文具用品、大白兔奶糖、城隍庙五香豆、的确良衬衫、羊毛衣裤……从父亲的讲述中,我知道上海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,她的历史和故事令人好奇。于是小小年纪的我,开始挂念上海。很多年后,我终于有机会到上海开会,下榻一家静谧的酒店,这里曾经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英式贸易老宅,门面布局到室内装饰典雅精致,米黄色的墙上,挂着许多上海老照片,厅堂的吊灯散发着淡黄色柔和的光芒,使人倍感温暖,依依不舍。

有些地方总是因季节而美丽,在我的眼中上海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丹桂飘香的季节走在安静的小街,远远就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香气。秋风卷起树叶缓缓落在地面,款款深情的法国梧桐,饱含繁华记忆的花园洋楼,千年流淌的苏州河水,都在轻轻向我述说着黄浦江两岸的百年沧桑,对远去时光的追忆。

400年前,在因徐光启而闻名的徐家汇,就已经拉开了上海近代文明的大幕。徐光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、崇尚新知识新思想,学用结合融会贯通,因而被誉为“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在海派文化历史长河的画卷中,老马路静谧优雅,老洋房万般风华,老克勒的万种风情,就如同张爱玲的书、阮玲玉的戏,还有巴金、宋庆龄,那些在上海生活的文人雅士。如果说外滩代表上海海派的过去,陆家嘴则代表上海的现在。在风华绝代,壮丽恢弘的万国建筑群背后,海派文化孕育而生,中西合璧交相辉映,在我看来,一部上海百年建筑史,即是一部百年海派文化演绎史。

想念上海,一张张照片、一处处场景,历历在目。疫情下的上海,人禁车少,经受磨砺。如今疫情散去,华灯起,笙歌响,依好上海,再现繁华。挂念上海,永享平安。

上海生活恢复了,但是真到了那一天,我首先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,但之前,还得做其他九件事。

第一件事,逐一打电话告诉曾经问候自己的人,上海生活恢复了,谢谢。没有人问候的,不代表他们不关心;问候的,一定有种种担忧。实际上,我像多数上海人一样,很安全,但他们依旧担惊受怕,特别感激,余生要跟他们做朋友到底。

第二件事是骑上单车,认真地走访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,一条街道一条街道、一草一木地去爱这个城市。以前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旁观者、边缘人,现在不这么认为了,我与这个城市一体,有福未必同享,有难一定同当。以前只爱这个城市的喧闹和繁华,只爱这个城市的落日与星空,现在要爱它的烟火与生气,要爱它的四季和流年。要爱上海的小孩,要爱上海的阿姨,要爱上海的老头,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上海小孩,一个上海阿

姨,我也很快成为一个上海老头,爱他们,就是爱自己。我以后大概率哪儿也去不了,上海就是人生的终点,但它也会是我孩子的人生第一站,成为长久生活地,最终成为她的故乡。我要作出表率,爱一个

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地方。

第三,请邻居吃饭,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需要与被需要,都是缘分。

第四,多跟学生们待在一起,不让彼此的回忆留下空白。

第五,给不知名的居委点个赞。疫情最吃紧的时候,有一天早晨,我听到爱人给侯黄桥居委会打电话,申请买菜。居委会一个女同志接的电话,同意了请求,然后补充:以后不要再打这个电话,把机会让给那些不会使用网络的老人。她语气很严厉,但特别感人。

第六,买一条烟给我们小区门卫。难得他们不辞辛苦,又和颜悦色。总体上,我们的居委会、小区门卫及其他志愿者都非常好,通情达理,没有想到借苦难立威、立功,素质非常高。

兄弟姐妹的比喻

马尚龙

如果遍访“上海制造”的兄弟姐妹,也包括平常人家兄弟姐妹淳朴朴式的祥和,写下来,甚至拍成纪录片,很有意思。只是我笔力精力欠健,一直未能落实。

我对“兄弟姐妹”话题最早关注,是在十多年之前。在电视节目“甲方乙方”中,作为嘉宾,我目睹了太多兄弟姐妹为房产、房价、房价……大动干戈,似乎上海也最有故事。当事人及其家庭,大多缺少人文文化,不过也有尚好家庭的分道扬镳。每个家庭亲和的离散,总是由背弃亲和的人松锚的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还和其弟打官司呢,法官会断案,兄弟至少是陌人了。

有太多的亲情传世故事,也有诸多训诫式语录,好像很有用,好像也没什么用。所谓兄弟同心,其利断金,很可惜,常常就是为金而断,为信而断。

电视剧《人世间》,其实是兄弟姐妹的人世间。境况不同,观

的记忆中,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,他常常到上海开会出差,经常下榻位于闹市区的延安饭店。每次父亲从上海回来都要为我和弟弟带回礼物,少儿图书、文具用品、大白兔奶糖、城隍庙五香豆、的确良衬衫、羊毛衣裤……从父亲的讲述中,我知道上海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,她的历史和故事令人好奇。于是小小年纪的我,开始挂念上海。很多年后,我终于有机会到上海开会,下榻一家静谧的酒店,这里曾经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英式贸易老宅,门面布局到室内装饰典雅精致,米黄色的墙上,挂着许多上海老照片,厅堂的吊灯散发着淡黄色柔和的光芒,使人倍感温暖,依依不舍。

有些地方总是因季节而美丽,在我的眼中上海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丹桂飘香的季节走在安静的小街,远远就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香气。秋风卷起树叶缓缓落在地面,款款深情的法国梧桐,饱含繁华记忆的花园洋楼,千年流淌的苏州河水,都在轻轻向我述说着黄浦江两岸的百年沧桑,对远去时光的追忆。

400年前,在因徐光启而闻名的徐家汇,就已经拉开了上海近代文明的大幕。徐光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、崇尚新知识新思想,学用结合融会贯通,因而被誉为“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在海派文化历史长河的画卷中,老马路静谧优雅,老洋房万般风华,老克勒的万种风情,就如同张爱玲的书、阮玲玉的戏,还有巴金、宋庆龄,那些在上海生活的文人雅士。如果说外滩代表上海海派的过去,陆家嘴则代表上海的现在。在风华绝代,壮丽恢弘的万国建筑群背后,海派文化孕育而生,中西合璧交相辉映,在我看来,一部上海百年建筑史,即是一部百年海派文化演绎史。

想念上海,一张张照片、一处处场景,历历在目。疫情下的上海,人禁车少,经受磨砺。如今疫情散去,华灯起,笙歌响,依好上海,再现繁华。挂念上海,永享平安。

上海生活恢复了,但是真到了那一天,我首先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,但之前,还得做其他九件事。

第一件事,逐一打电话告诉曾经问候自己的人,上海生活恢复了,谢谢。没有人问候的,不代表他们不关心;问候的,一定有种种担忧。实际上,我像多数上海人一样,很安全,但他们依旧担惊受怕,特别感激,余生要跟他们做朋友到底。

第二件事是骑上单车,认真地走访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,一条街道一条街道、一草一木地去爱这个城市。以前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旁观者、边缘人,现在不这么认为了,我与这个城市一体,有福未必同享,有难一定同当。以前只爱这个城市的喧闹和繁华,只爱这个城市的落日与星空,现在要爱它的烟火与生气,要爱它的四季和流年。要爱上海的小孩,要爱上海的阿姨,要爱上海的老头,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上海小孩,一个上海阿

姨,我也很快成为一个上海老头,爱他们,就是爱自己。我以后大概率哪儿也去不了,上海就是人生的终点,但它也会是我孩子的人生第一站,成为长久生活地,最终成为她的故乡。我要作出表率,爱一个

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地方。

第三,请邻居吃饭,虽然我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。需要与被需要,都是缘分。

第四,多跟学生们待在一起,不让彼此的回忆留下空白。

念不同,有争吵,甚至动手,但是他们有一个吵不开的公约数:彼此间没有坏心思,且心口如一。

按照原先的写作设想,我不想作道理和道德的梳理。兄弟姐妹,亲和不是相似的,离散才各有各的不堪。倒是想到了一些比喻,用来引出话题——

兄弟姐妹如同波希米亚花瓶,是美丽的,被欣赏的,却也是碰不得的易碎品,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,就和波希米亚没有干系。

兄弟姐妹如同是蓝边粗碗,以往家里最实用的盛器,吃饭,舀水……碗沿碰出小口子还在用,摔破也不足惜,只是一个蓝边粗碗。

兄弟姐妹如同跑马拉松,半途而废总是比跑完42公里195米多得多,于是马拉松冠军的意义,与其他体育比赛是不一样的。

兄弟姐妹如同同一棵树的树果,虽比邻而长,或风水有异,也就各自长成了自己。

写作计划还原地踏步,记下了的比喻,也没有满意的答案。要是有机会,我要请亦师亦友的文化大家也来做几个比喻,有关兄弟姐妹。

的记忆中,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,他常常到上海开会出差,经常下榻位于闹市区的延安饭店。每次父亲从上海回来都要为我和弟弟带回礼物,少儿图书、文具用品、大白兔奶糖、城隍庙五香豆、的确良衬衫、羊毛衣裤……从父亲的讲述中,我知道上海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,她的历史和故事令人好奇。于是小小年纪的我,开始挂念上海。很多年后,我终于有机会到上海开会,下榻一家静谧的酒店,这里曾经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英式贸易老宅,门面布局到室内装饰典雅精致,米黄色的墙上,挂着许多上海老照片,厅堂的吊灯散发着淡黄色柔和的光芒,使人倍感温暖,依依不舍。

有些地方总是因季节而美丽,在我的眼中上海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丹桂飘香的季节走在安静的小街,远远就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香气。秋风卷起树叶缓缓落在地面,款款深情的法国梧桐,饱含繁华记忆的花园洋楼,千年流淌的苏州河水,都在轻轻向我述说着黄浦江两岸的百年沧桑,对远去时光的追忆。

400年前,在因徐光启而闻名的徐家汇,就已经拉开了上海近代文明的大幕。徐光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、崇尚新知识新思想,学用结合融会贯通,因而被誉为“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在海派文化历史长河的画卷中,老马路静谧优雅,老洋房万般风华,老克勒的万种风情,就如同张爱玲的书、阮玲玉的戏,还有巴金、宋庆龄,那些在上海生活的文人雅士。如果说外滩代表上海海派的过去,陆家嘴则代表上海的现在。在风华绝代,壮丽恢弘的万国建筑群背后,海派文化孕育而生,中西合璧交相辉映,在我看来,一部上海百年建筑史,即是一部百年海派文化演绎史。

想念上海,一张张照片、一处处场景,历历在目。疫情下的上海,人禁车少,经受磨砺。如今疫情散去,华灯起,笙歌响,依好上海,再现繁华。挂念上海,永享平安。

上海生活恢复了,但是真到了那一天,我首先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,但之前,还得做其他九件事。

第一件事,逐一打电话告诉曾经问候自己的人,上海生活恢复了,谢谢。没有人问候的,不代表他们不关心;问候的,一定有种种担忧。实际上,我像多数上海人一样,很安全,但他们依旧担惊受怕,特别感激,余生要跟他们做朋友到底。

第二件事是骑上单车,认真地走访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,一条街道一条街道、一草一木地去爱这个城市。以前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旁观者、边缘人,现在不这么认为了,我与这个城市一体,有福未必同享,有难一定同当。以前只爱这个城市的喧闹和繁华,只爱这个城市的落日与星空,现在要爱它的烟火与生气,要爱它的四季和流年。要爱上海的小孩,要爱上海的阿姨,要爱上海的老头,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上海小孩,一个上海阿

姨,我也很快成为一个上海老头,爱他们,就是爱自己。我以后大概率哪儿也去不了,上海就是人生的终点,但它也会是我孩子的人生第一站,成为长久生活地,最终成为她的故乡。我要作出表率,爱一个

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地方。

念不同,有争吵,甚至动手,但是他们有一个吵不开的公约数:彼此间没有坏心思,且心口如一。

按照原先的写作设想,我不想作道理和道德的梳理。兄弟姐妹,亲和不是相似的,离散才各有各的不堪。倒是想到了一些比喻,用来引出话题——

兄弟姐妹如同波希米亚花瓶,是美丽的,被欣赏的,却也是碰不得的易碎品,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,就和波希米亚没有干系。

兄弟姐妹如同是蓝边粗碗,以往家里最实用的盛器,吃饭,舀水……碗沿碰出小口子还在用,摔破也不足惜,只是一个蓝边粗碗。

兄弟姐妹如同跑马拉松,半途而废总是比跑完42公里195米多得多,于是马拉松冠军的意义,与其他体育比赛是不一样的。

兄弟姐妹如同同一棵树的树果,虽比邻而长,或风水有异,也就各自长成了自己。

写作计划还原地踏步,记下了的比喻,也没有满意的答案。要是有机会,我要请亦师亦友的文化大家也来做几个比喻,有关兄弟姐妹。

的记忆中,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,他常常到上海开会出差,经常下榻位于闹市区的延安饭店。每次父亲从上海回来都要为我和弟弟带回礼物,少儿图书、文具用品、大白兔奶糖、城隍庙五香豆、的确良衬衫、羊毛衣裤……从父亲的讲述中,我知道上海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,她的历史和故事令人好奇。于是小小年纪的我,开始挂念上海。很多年后,我终于有机会到上海开会,下榻一家静谧的酒店,这里曾经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英式贸易老宅,门面布局到室内装饰典雅精致,米黄色的墙上,挂着许多上海老照片,厅堂的吊灯散发着淡黄色柔和的光芒,使人倍感温暖,依依不舍。

有些地方总是因季节而美丽,在我的眼中上海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丹桂飘香的季节走在安静的小街,远远就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香气。秋风卷起树叶缓缓落在地面,款款深情的法国梧桐,饱含繁华记忆的花园洋楼,千年流淌的苏州河水,都在轻轻向我述说着黄浦江两岸的百年沧桑,对远去时光的追忆。

400年前,在因徐光启而闻名的徐家汇,就已经拉开了上海近代文明的大幕。徐光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、崇尚新知识新思想,学用结合融会贯通,因而被誉为“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在海派文化历史长河的画卷中,老马路静谧优雅,老洋房万般风华,老克勒的万种风情,就如同张爱玲的书、阮玲玉的戏,还有巴金、宋庆龄,那些在上海生活的文人雅士。如果说外滩代表上海海派的过去,陆家嘴则代表上海的现在。在风华绝代,壮丽恢弘的万国建筑群背后,海派文化孕育而生,中西合璧交相辉映,在我看来,一部上海百年建筑史,即是一部百年海派文化演绎史。

想念上海,一张张照片、一处处场景,历历在目。疫情下的上海,人禁车少,经受磨砺。如今疫情散去,华灯起,笙歌响,依好上海,再现繁华。挂念上海,永享平安。

上海生活恢复了,但是真到了那一天,我首先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,但之前,还得做其他九件事。

第一件事,逐一打电话告诉曾经问候自己的人,上海生活恢复了,谢谢。没有人问候的,不代表他们不关心;问候的,一定有种种担忧。实际上,我像多数上海人一样,很安全,但他们依旧担惊受怕,特别感激,余生要跟他们做朋友到底。

第二件事是骑上单车,认真地走访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,一条街道一条街道、一草一木地去爱这个城市。以前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旁观者、边缘人,现在不这么认为了,我与这个城市一体,有福未必同享,有难一定同当。以前只爱这个城市的喧闹和繁华,只爱这个城市的落日与星空,现在要爱它的烟火与生气,要爱它的四季和流年。要爱上海的小孩,要爱上海的阿姨,要爱上海的老头,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上海小孩,一个上海阿

姨,我也很快成为一个上海老头,爱他们,就是爱自己。我以后大概率哪儿也去不了,上海就是人生的终点,但它也会是我孩子的人生第一站,成为长久生活地,最终成为她的故乡。我要作出表率,爱一个

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地方。

念不同,有争吵,甚至动手,但是他们有一个吵不开的公约数:彼此间没有坏心思,且心口如一。

按照原先的写作设想,我不想作道理和道德的梳理。兄弟姐妹,亲和不是相似的,离散才各有各的不堪。倒是想到了一些比喻,用来引出话题——

兄弟姐妹如同波希米亚花瓶,是美丽的,被欣赏的,却也是碰不得的易碎品,一不小心从手中滑落,就和波希米亚没有干系。

兄弟姐妹如同是蓝边粗碗,以往家里最实用的盛器,吃饭,舀水……碗沿碰出小口子还在用,摔破也不足惜,只是一个蓝边粗碗。

兄弟姐妹如同跑马拉松,半途而废总是比跑完42公里195米多得多,于是马拉松冠军的意义,与其他体育比赛是不一样的。

兄弟姐妹如同同一棵树的树果,虽比邻而长,或风水有异,也就各自长成了自己。

写作计划还原地踏步,记下了的比喻,也没有满意的答案。要是有机会,我要请亦师亦友的文化大家也来做几个比喻,有关兄弟姐妹。

的记忆中,我的父亲是一名军人,他常常到上海开会出差,经常下榻位于闹市区的延安饭店。每次父亲从上海回来都要为我和弟弟带回礼物,少儿图书、文具用品、大白兔奶糖、城隍庙五香豆、的确良衬衫、羊毛衣裤……从父亲的讲述中,我知道上海是中国一座现代化的大都市,她的历史和故事令人好奇。于是小小年纪的我,开始挂念上海。很多年后,我终于有机会到上海开会,下榻一家静谧的酒店,这里曾经是上海上世纪30年代英式贸易老宅,门面布局到室内装饰典雅精致,米黄色的墙上,挂着许多上海老照片,厅堂的吊灯散发着淡黄色柔和的光芒,使人倍感温暖,依依不舍。

有些地方总是因季节而美丽,在我的眼中上海便是这样一个地方。丹桂飘香的季节走在安静的小街,远远就能闻到沁人心脾的香气。秋风卷起树叶缓缓落在地面,款款深情的法国梧桐,饱含繁华记忆的花园洋楼,千年流淌的苏州河水,都在轻轻向我述说着黄浦江两岸的百年沧桑,对远去时光的追忆。

400年前,在因徐光启而闻名的徐家汇,就已经拉开了上海近代文明的大幕。徐光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、崇尚新知识新思想,学用结合融会贯通,因而被誉为“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”。在海派文化历史长河的画卷中,老马路静谧优雅,老洋房万般风华,老克勒的万种风情,就如同张爱玲的书、阮玲玉的戏,还有巴金、宋庆龄,那些在上海生活的文人雅士。如果说外滩代表上海海派的过去,陆家嘴则代表上海的现在。在风华绝代,壮丽恢弘的万国建筑群背后,海派文化孕育而生,中西合璧交相辉映,在我看来,一部上海百年建筑史,即是一部百年海派文化演绎史。

想念上海,一张张照片、一处处场景,历历在目。疫情下的上海,人禁车少,经受磨砺。如今疫情散去,华灯起,笙歌响,依好上海,再现繁华。挂念上海,永享平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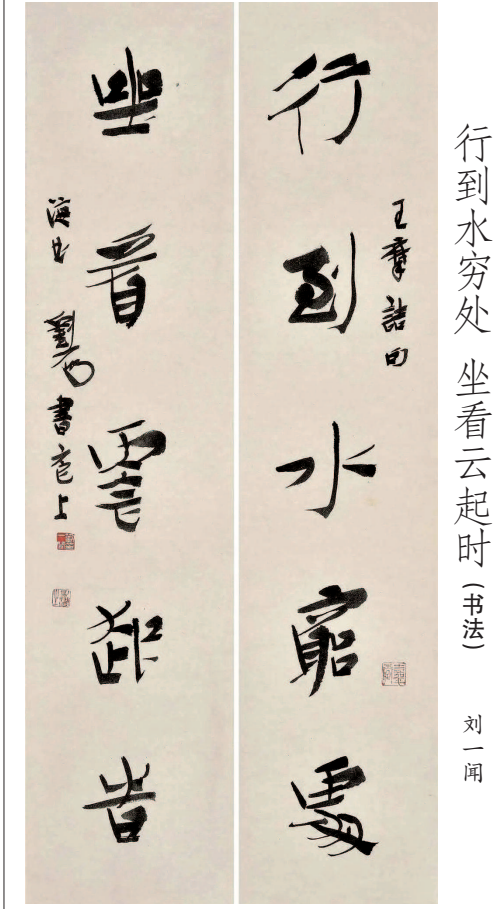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生活恢复了,但是真到了那一天,我首先想做的是最后一件事,但之前,还得做其他九件事。

第一件事,逐一打电话告诉曾经问候自己的人,上海生活恢复了,谢谢。没有人问候的,不代表他们不关心;问候的,一定有种种担忧。实际上,我像多数上海人一样,很安全,但他们依旧担惊受怕,特别感激,余生要跟他们做朋友到底。

第二件事是骑上单车,认真地走访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,一条街道一条街道、一草一木地去爱这个城市。以前一直把自己当作这个城市的旁观者、边缘人,现在不这么认为了,我与这个城市一体,有福未必同享,有难一定同当。以前只爱这个城市的喧闹和繁华,只爱这个城市的落日与星空,现在要爱它的烟火与生气,要爱它的四季和流年。要爱上海的小孩,要爱上海的阿姨,要爱上海的老头,因为我家就有一个上海小孩,一个上海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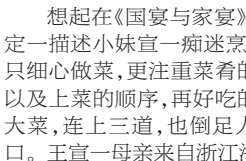
姨,我也很快成为一个上海老头,爱他们,就是爱自己。我以后大概率哪儿也去不了,上海就是人生的终点,但它也会是我孩子的人生第一站,成为长久生活地,最终成为她的故乡。我要作出表率,爱一个

与自己休戚与共的地方。



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(书法) 刘一闻

上菜



真是奇妙,中西方各有道理,却都说得通。有的讲究口感,有的关切人事,可见上菜这么细碎的事,也都是和而不同。

当然,寻常人家的家常菜,三两个人,四菜一汤足够,何按次序。譬如,鲁迅在世最后几年在上海的日常饮食,弟弟周建人每周六来吃饭,晚饭照例由许广平烧几道广东菜,炖只鸡,有螃蟹的时节总要吃蟹。按周建人夫人王蕴如的说法:“兄弟俩总要吃一盘酒有说有笑。晚饭后上楼吃点心,吃水果。一边喝茶,一边聊天。谈谈天下大事,风土人情,也谈小时候绍兴的事。谈到有趣的地方就哈哈大笑。”

待客人走后,鲁迅会伏案写作到很晚,甚或通宵。到了夜半,也难免要叫许广平预备宵夜。最简易时,往往就是一碗蛋炒饭,鲁迅喜欢放些葱,蛋要照绍兴农家做法,炒得老些。

这种寻常吃法,没有次序,但另有讲究,无关食物味道,更贴人情。许寿裳说,许广平每餐必亲手端到书房里,每样都用小碟盛着,往往是简单一碟豌豆苗或菠菜或茼蒿,鱼或鸡之类也混放在碟里。虽然简单,但许先生放在小碟里的,鸡肉是全鸡身上最好的一块,鱼肉也是鱼身上最好的部分。

我还喜欢一种说法,是哲人卢梭讲的。他说自己若是成了富人,该有什么饭局。按哲学家的想法,倘若有钱了,饭局就不必讲究礼仪,也不讲究排场。客人们成群结队,一边唱着歌,一边享受丰盛食物。上菜不分先后,只要胃口好,何必讲究客套。在这诚挚而亲密的气氛中,人们互相逗趣,互相戏谑,但又不涉鄙俚,没有虚情假意,没有约束。

自然,在吃喝玩乐这件事情上,哲学家的话也实在不能当真。

十日谈 明日请看《迟到的茶山之约》。 责编:殷健灵